

天一阁藏碑帖概述

骆兆平

一、碑碣拓本

在明代，天一阁藏书，除范氏子孙外无人过问。清康熙初，黄宗羲破例登阁，并撰藏书记，始为学术界所注意，于是徐健庵、万季野、冯南耕、陈广陵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，争相抄读。然而他们都没有涉及到金石拓本。直至乾隆三年，史学家全祖望再次登阁时^①，始“请而出之”。

据全祖望《天一阁碑目记》所述，当时天一阁所藏碑拓本单独放在一只书架里，“皆散乱，未及装轴，如棼丝之难理”，拓本上有范钦“手自题籤，精细详审，并记其所得之岁月”。全祖望以为这许多拓片“足以补史氏之阙”，有证史、补史的作用，“今不烦搜索，坐拥古欢，而听其日湮腐于封闭之中，良可惜也”，于是力挟笔砚，检阅款识，编录碑目。可惜这部碑目早已失传。五十年后钱大昕说：“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、赵，而未有碑目传诸世，岂非阙事。”^②

乾隆四十八年，史学家钱大昕访阁，“启香厨而出之，浩如烟海，未遑竟读”。乾隆五十二年，再次登阁，即与金石家张燕昌和范钦八世孙范懋敏共同编定了《天一阁碑目》一卷。后来附刻在文选楼本《天一阁书目》之后。钱氏在序文中说：“拂尘祛蠹，手披目览几及十日，去其重复者，自三代迄宋元，凡七百二十余通，以时代前后为次，并记撰书人姓名，俾后来有考。明碑亦

有字画可喜者，以近不著录，仿欧、赵之例也。”可惜编者拘于故习，将明碑弃而不录，这样，后人虽见其目，却无从了解天一阁入藏的全貌。

碑目著录周秦碑三种，汉碑四十九种，魏晋南北朝碑二十二种，隋碑五种，唐碑一百四十四种，五代碑五种，宋碑二百零二种，金碑四十一种，元碑二百五十七种，年代不详者二种。目成后，范懋敏又续录九十四种，附在卷末。这样，碑目实际著录数为八百余种。

天一阁原藏碑碣拓本均为明代或明以前所捶拓，弥足珍贵。嘉庆七年，金石学家孙星衍编纂《寰宇访碑录》，从中获益良多。冯登府以为“孙如《访碑录》取鄞县范氏拓本，自汉至宋元凡二百种，皆天下无双本也”。经复核，《寰宇访碑录》中注明采自“鄞县范氏藏本”或“鄞县范氏拓本”的有二百零四种，在当时已属罕见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拓本《石鼓文》和《秦封泰山碑》，汉《西嶽华山庙碑》。

石鼓发现于隋朝，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组刻石，出土于天兴县三时原（今陕西宝鸡）的草莽之中。原石共十枚，各高约三尺，直径约二尺许，作鼓形，四周刻字，全文七百余字，传至唐代，字多漫漶，宋拓本尚存四百多字。今原石保存在北京，只有二百数十字。《石鼓文》字画比小篆更繁，世称大篆，据多数学者研究，认为是秦始皇整理文字以前之物，内容记载某王狩猎于岐山山麓之事，因而，自唐宋以来为考古家所珍重。“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，又有向传师跋”^③。全祖望《宋拓石鼓文跋》云：“天一阁有石鼓文，乃北宋本，吴兴沈仲说家物……其后归于松雪王孙，明中叶归于吾乡丰吏部，已而归范氏。古香苍然，盖六百余年矣，是未入燕京之拓本也。范氏藏之亦二百余年矣，予尝过天一阁，幸获展观，摩挲不忍释手。”清乾隆嘉以来，金石家视为瑰奇之物，以为“天下乐石以周石鼓文为最古，

石鼓脱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北宋本为最古”^④。乾隆五十四年，张燕昌摹刻于海盐，有阮元、张廷济题诗，张诗云：“韩苏歌本无人持，范司马本今瑰奇，天一高阁岿然在，谁与模取加镌治。”后来，阮元重抚上石，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两壁。

《秦封泰山碑》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丰碑巨碣，立于公元前二百十九年，记载着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。原石在山东泰山之顶，高约四尺，形状似方非方，宽窄不等，四面环刻，共二百二十二字。至宋代，石已严重残损，大中祥符元年，宋真宗赵桓东巡封泰山时，兖州太守仅献了四十余字的拓本。明初存二十九字，清代遭火灾，后移置于山下岱庙，现仅存九个半字。碑文为秦丞相李斯所书。秦统一文字，李斯作小篆，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。此碑文字为李斯书法艺术的代表，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天一阁藏本相传为宋拓本^⑤，但所存仅二十九字，或为明初所拓。乾隆五十二年编《天一阁碑目》时，张燕昌钩摹上石。冯登府说：“泰山秦刻世无石本，宋庆历间江陵几宋茗公曾翻刻，亦少流传……今阅《天一阁碑目》有此种，暇日至阁，遍查不得。”^⑥可知原本此时已散出。摹本于一九三四年嵌入阁前围墙之上，因石质较粗，今已剥蚀。

《西岳华山庙碑》亦是天一阁所藏碑拓本中的瑰宝，原石在陕西华阴县华山，立于东汉延熹八年（165年），郭香察隶书，苏长工刻石，全文二十二行，行三十八字，额篆书，二行六字，嘉靖三十四年地震，石全毁，传世拓本极稀，仅有四本，其中长垣本，华阴本，玲珑山馆本均经裱装，唯天一阁本为全拓整幅，未经裁割，“碑额两旁有李贽皇题名一通，碑文空处亦有宋人题名，金石家皆未之见也”。^⑦其优点非他本所及。旧藏四明丰道生家，后归范氏，故又称四明本。冯登府《石经阁经石跋文》称：“西岳华山碑为钱东壁携去，后归竹汀詹事，詹事赠仪徵阮公，有唐太和、宋元丰王子文，李卫文题跋，为各本所无，阮公

曾翻刻于扬州。”今“传四明本最后归潘复氏，全家携去台湾”^⑧。

天一阁所藏碑拓善本，除上述三种外，如汉《冀州刺史王纯碑》、《酸枣令刘熊碑》、《圉令赵君碑》、梁《旧馆坛碑》等，均见于金石家的题记。

明代好金石者世称都穆、杨慎、郭宗昌、赵子函四家，而钱大昕、钱维乔、沈子惇均认为“较其目录，皆不及范氏之富”。可惜三百年后散佚殆尽。全祖望《跋薛尚功手书钟鼎款识》文中说：“范氏书帖大半万卷楼故物，而是本独不知得之何人，观坊所题可见也。石刻所传仅有其半，而手书精赅，更为可珍。范氏尚有副本，见予之嗜之也，以其副为赠焉。”可知天一阁所藏，在清代中叶已有流出。至咸丰年间，天一阁遭受到了空前浩劫。赵之谦《刘熊碑跋》云：“咸丰辛酉，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涧，烂以造纸，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，至则涧水已墨矣。”这次兵燹之后，光绪间重编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时，仅存二十余通。解放时已一无所存，除《刘熊碑》今藏故宫博物院，此外均下落不明。

二、明清帖石

天一阁主人范钦遗留下来的明代丛帖刻石，有《天一阁帖》八种，《万卷楼帖》三种，《义瑞堂帖》十一种，共存二十六方。除几方残损外，剥蚀不多，字体清晰，保存了明代书法家文征明、丰坊、薛晨、薛选等人的法书，及范钦自己的题跋二通，是我们研究明代书法艺术的宝贵材料。

现存的丛帖里，丰坊书写的有十二种，占总数的一半以上，有古文《祝殇子鑿生净土序论》、草书《底柱行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改生字之义辨》、正书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、《大悲咒》、《大慧礼拜观音文》、行书《临兰亭集序》、

《与霞川文学契家启》、《与霞川先生启》、《送子旂游吴》、《子旂西游濒行漫书以赠诗启》、《与子旂即元契家启》，此外，还有《大士像》图一幅，与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合刻。明范大澈《碑帖纪证》云：“国朝能书者虽众，惟宋仲珩（璡）、端木孝思（智）、祝希哲（允明）、丰存叔（坊）四人得三昧之妙，入右军之室。仲珩早年被戮，孝思亦早亡，流传颇稀，存叔生吾宁僻处，刻石亦鲜……”作为一个四百年前的书法家的作品，像这样篆、草、正、行各体具备的刻石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，实在难得。

丰坊字存礼，一字存叔、人叔，号人翁，后改名道生，称南禺外史，鄞县人，正德十四年乡试第一名，嘉靖二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后改南考功主事。次年，因大礼议之争，触犯嘉靖皇帝。丰坊被谪为通州同知，不久去职回家。他博学工文，尤精书法，家有万卷楼，藏书数万卷，更负郭田千余亩，尽鬻以购法书名帖，常常夜以继日，心摹手追，因此书学极博，五体并能，所临古碑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。

范钦与丰坊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，这一点可以从丰坊手书《底柱行》一文中得到证实，而该文是丰坊书法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。万历八年，范钦模刻上石，题跋说：“先生精研书学，神诣力追，为吴人所掩，迨歿而名乃大起，断缣敝楮，被以重购。”丰坊晚年得心疾，万卷楼又遭火灾，穷困潦倒，寄居萧寺，死在僧舍。万卷楼残存图书和帖石均归天一阁。

万卷楼现存刻石中，除丰坊临智永草书《千字文》外，有两种是《兰亭》，即嘉靖五年丰坊临本和摹刻神龙本。《神龙兰亭》因有《神龙》半印而得名，此本首题“唐模兰亭”四字，并有“洗玉池”、“米芾”诸印，在十三行与十四行之间有“贞观”、“褚氏”、“绍兴”三印，文末又有“褚氏”印，次行即“丰氏存礼”、“南禺外史”、“审定真迹”等印，全石共有三

十五印。专家们对于它的祖本问题历来都有争论，此处略去不谈。

《义瑞堂帖》由明代书法家薛晨模刻。薛晨字子熙，一字子旂，号霞川，鄞县人，诸生，少学智永《千字文》，后从长洲文徵明游，得其书法。自谓：“欲追古人，妙在精悟，自知笔诀，使轨度弗滞，点画藏锋，结构古雅……”文徵明称其“作楷专黄庭，行草出入二王，用正锋，圆转遒劲。此刻字字合作，观者爽心忘倦，亦可谓浙中一名家矣”。^⑨其子薛选，字直甫，“下笔能脱去时俗”。《义瑞堂法帖》中，除丰坊和薛氏父子法书外，尚有文徵明正书《薛文时甫墓志铭》，为世所珍重。又据薛冈《天爵堂文集》，在《义瑞堂法帖》中，原有丰坊《笔诀》一种，为考功得意之作，惜早已散佚。

解放后，天一阁续增清代刻石《三忠遗墨》和《老易斋法帖》。

《三忠遗墨》刻于嘉庆十九年，集明朝忠臣陈良谟和明末抗清将领钱肃乐、张苍水的信札和遗嘱。原件四札，藏鄞县范峨亭家，遗命其子付之贞石，并模刻三人遗像于前。次年，同里周世绪题眉，嵌于鄞县旌忠庙殿后。共四方，一九五六年移藏天一阁。

《老易斋法帖》共十种，慈谿姜宸英书，多其自撰诗文，有《饮汤编修同用退之赠张秘书韵》、《五台山歌送方明府》、《西兴登舟次日渡曹娥江纪行》、《都中酬赠诸诗》、《赵进士诗集序》、《白燕栖诗集序》、《太学生殿侯谢君墓志铭》、《与三弟家书二通》八种，此外，为《临二王杂帖》和《书万言撰谢天愚诗稿序》，原石三十方，今存二十九方，缺《五台山歌送方明府》前半部分一方。姜宸英字西溟，是清初的文学大家。康熙二十一年应诏入馆，参与修《明史》，次年又兼修《大清一统志》。二十八年，总裁徐乾学告假，奉命即家纂修。姜宸英与黄虞稷偕行，设局于洞庭东山。三十二年中顺天乡试，三十六年丁丑科会

魁，殿试一甲第三名，此时，年已七十岁了。姜宸英在《白燕栖诗集序》文末盖有“白衣太史公”白文长方印，意即曾以诸生入明史馆，充纂修官。他主编《明史》刑法志三卷，列传四卷，土司传二卷，《大清一统志》总论、江防、海防共六卷，著有《湛园未定稿》十卷，《苇间诗集》三卷。他的书法也为世所珍重，曾刻入《湖海阁藏帖》、《国朝名人小楷》、《寄觞园法帖》、《望云楼集帖》、《天香楼续刻》等法帖之中。而《老易斋法帖》是搜罗最多的一部单帖，钱大昕、梁同书、胡绍曾、钱维乔、王日升等人均有题跋，称其书法得力于晋唐大家，痛扫圆熟一派，秀挺之中弥具古趣，更有一种清俊拔俗之气。

三、明州碑林

一九三三年九月，天一阁遭台风袭击，东垣倾圮，宁波地方人士发起募捐，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。维修工程历时三年告成，其间，移建宁波府学尊经阁于天一阁后园，又搜集碑碣八十多方，罗列尊经阁之北，署称《明州碑林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，新厂房、大楼不断建造，旧的祠堂、庙宇被陆续拆除。十年内乱期间，更视碑碣为“四旧”，往往被随意弃置或碎成石料。天一阁工作人员先后访得三十六方，于一九七四年嵌入东园新筑的围墙里。近年来又续有所增，原来陈放在阁北空地上的碑石也搬入东园，于是碑林规模逐步扩大。由于所集碑石是在半个多世纪里陆续迁入的，所以陈放排列无一定次序，看起来不够方便。不过仍不失为一部“刻在石头上的地方史书”，供人观赏和研究。

碑林中有唐经幢一种，宋碑十三种，元碑二十种，明碑四十二种，清碑六十二种。碑文记载了宁波地方历代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等情况，其中有：

（一）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料

宁波自唐为州，始有夫子庙，此时庙学混一，宋建府学，文化发达，人才辈出。碑林中保存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，前后十六次重修府学的碑记。还有格言、箴言碑，学田、学山碑，进士题名碑等，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内容，经费来源，和人才培养的情况。如《宁波府儒学进士题名碑》，便记载了明初至嘉靖二十九年间本府考中进士的名单。

（二）人物传记资料

《唐刺史吴侯庙碑》、《宋张循王庙碑》、《方国珍德政碑》、《庆元路总管王侯去思碑》，以及明清时期的几方墓志铭，都记述被传人生平事迹，或对历史人物有所评介。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活动的资料中，去考查有关历史事件。

（三）经济史料

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），明州治所从小溪移至三江口（今宁波市区），从此手工业、商业和海外交通贸易随之迅速发展。宋代经济十分繁荣，史称“海外杂国贾舶交至”，现存乾道三年四月居住在日本国太宰府的华侨丁□、张宁舍钱砌路的两块刻石，建州府普城县寄居日本国侨民张公□舍钱砌明州礼拜路的一块刻石，就是宋代明州港与日本国交通往来的实物例证。

元《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》、《庆元绍兴等处海运达鲁花赤千户所记》二碑中所称万户府和千户所，都是负责海道漕运的管理机构，达鲁花赤为蒙古语“头目”的意思。《千户所记》碑文说：“皇元混平区宇，始创海运，取东南并海诸郡积粟以实京畿，置大府三吴外，分六所，设官专职……前古明越，当海道要冲，舟航繁夥甲他郡，而治所在明。”反映了当时经济活动的一个侧面。

碑林中还有十余方清代官府“勒石永禁”的告示碑，其中七方从反面透露了自咸丰九年（1859）至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这半个世纪中，宁波部分手工业工人罢工，引起劳资纠纷的情况。先后参加停工罢作

的有做袋工、穿蓑工、打花工、烟工、伞工、染工、做鞋工、磨工等，仅伞工就有三百余人。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，自立柱首，要求增加工资，有的提出增加酒钱，以改善生活条件，结果，都被官府禁止。另几方记载胥吏、埠役敲诈勒索，食盐商贩拢朋昂价的情况。这些告示碑具体反映了清末时期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，同时还记述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腐败现象。

（四）近代反帝斗争史料

鸦片战争以来，宁波处于反帝斗争的前哨。宁波人民有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，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中法战争中镇海口战役的胜利，就是光辉的一例。《镇海防夷图记》和《镇海防夷图记书后》两碑，总结了这次战役取得胜利的经验。《镇海防夷图记》碑文引用了亲自参加战役指挥的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话，认为在进攻和防御的战术方面借鉴了福建马江战役的经验教训。碑文由孙衣言作于光绪十二年九月，文末记参战将领十三人的名单，次年刻石，离战役结束不久，比较真实可信，是重要的近代史资料。

（五）文学艺术资料

碑碣原以记事为主，但有的碑文由名人书写，碑上或加以雕饰，起美化作用，这类碑刻还有其书法艺术价值。如《重建逸老堂记》，就是宋代书法名家张即之书写的，他“喜作擘窠大字，其字愈大愈佳，晚年益超悟，神动天随。金人尤宝其翰墨，片缣只字，皆购藏之”^⑩。有人评论他的书法，望之如矮松偃盖，婆娑可爱，其用笔以收为纵，又如长房缩地，咫尺有千里之势。明刻《叙唐秘监贺公碑》由郡人方仕选集唐北海守李邕正书上石，后人均可作习字的楷模。

此外，北宋熙宁二年《众乐亭诗刻》，集刻了嘉祐间明州守钱公辅与王安石、司马光等十余人的诗篇。南宋嘉定三年《耕织图

诗》为文学家楼钥七十四岁时所书。还有明嘉靖年间宁波知府沈恺草书《千字文》和《水月桥诗》，旧刻浮雕《石马图》等。有的本属法帖，有的属于绘画雕刻，都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，因刻石体量较大，为便于保护和观赏，现均嵌入碑林之中。

注：

- ①清董秉纯《全谢山先生年谱》。
- ②清钱大昕《天一阁碑目序》。
- ③清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二。
- ④清阮元《擎经室集》卷三。
- ⑤⑦清钱维乔《日湖访古录》。
- ⑥清冯登府《石经阁金石跋文》。
- ⑧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。
- ⑨明文徵明《薛晨书千字文跋》。
- ⑩民国《鄞县通志·文献志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保管所